

史建全 刘慧东 著

冬天不冷



昆仑出版社

冬天不冷

史建全 刘慧东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天不冷/史建全 刘慧东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5
ISBN 7-80040-593-1

I. 冬… II. ①史… 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2884 号

书 名:冬天不冷

作 者:史建全 刘慧东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高 波

责任校对:刘晓东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ianyu@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中国美术学院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425千字

印 张:15.875

插 页:4

印 数:1—10 100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593-1/I·428

定 价:28.00 元

“嗨！我的鞋子怎么没了嘿！”

楼道里顿时一片嘈杂。

“谁拿我们家门口的脚垫啦？损不损呀，我们家前天刚买的！”

“我的鞋呢？嘿嘿嘿，没错，进来就脱门口了，阿迪达斯，名牌呀！”

“我看见一人拎着一个大包刚下楼了，不知是不是那主儿……”

一家房门打开，震耳的音乐轰然而出，淹没了楼里的叫喊声。一群男女光着脚堵在门口寻找着鞋子。显然这家在开家庭舞会。

一个精瘦的外地中年妇女和一个十六七岁长着半长不短耳朵的孩子，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编织袋慌张地从楼道里跑下来。

下一层的房门洞开，人头探出，疑惑的目光询问着出了什么事。

外地女人拉着那孩子闪到楼梯拐角，接住她手里的大编织袋，紧着往垃圾通道口里塞，无奈袋子太大堵在通道口出不去。

突然，有人喊：“你们干吗呢？”

外地女人一急，伸手拉开编织袋上的拉锁，将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子倒进垃圾通道，袋子顿时瘪了下来。她回头一看，楼上门里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男人：“出什么事啦？”

外地女人：“没，没啥事……”

男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外地女人：“俺们……俺们找人！”

男人听听楼道里“吧嗒吧嗒”的脚步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关门进屋了。

外地女人松了一口气。忽然她听到楼下的人群骂骂咧咧地又走上楼来，急忙走到那男人家门口抬手敲门。

男人探出头来：“你们有什么事吗？”

外地女人：“他大哥，俺们跟您打听个人呀您知道不？”

男人：“你们找什么人呀？”

外地女人：“俺们找个当年在山西插队的……”

男人一怔：“我当年就在山西插队呀，你们找在山西哪儿插队的呀？”

楼道里那群跳舞的男女有的穿着拖鞋，有的光着脚骂骂咧咧地走上楼来。

“真孙子，我那鞋前天在燕莎刚买的……”

“一双破鞋也他妈当好的！”

“别这么说，这年头还就是破鞋值钱！”

“破鞋值屁钱？”

“破鞋能挣钱！越破越能挣！”

“别穷逗啦，呆会儿光着脚怎么回家？说吧？”

“打的！”

外地女人听着身后的议论，紧着问门里的男人：“哎哟，你就是在山西插队的？你是在山西哪地方插的呀？”

男人：“我在侯马。”

外地女人：“哎呀大哥，俺们找的就是在侯马插队的！”不容分说，她拉着身后的男孩侧身挤进门里“嘭”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外地女人一进屋，随手关上门，甩着编织袋大喜过望：“你就是毕和？你就是那个当律师的毕和？”

男人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外地女人：“我是毕和，当律师！”

外地女人：“你就是那个头年把俺们地委副书记给告下来的那个毕和？”

毕和笑笑：“这事您知道？”

一个白皙俊秀的女人接过外地女人手中甩来甩去的编织袋，客气地问毕和：“这是哪儿的客人呀？”

外地女人：“俺就是你们插队那新遥庄的，你不认识俺？”

毕和：“这是我爱人，姚冰，她不是和我在一起插队，她当年去的延安。您是……”

外地女人：“那你也不认识我？俺们可都知道你。你把俺那地委书记给告到大狱里去了，就这一宗，可着半拉山西没不知道你毕和的！”

毕和谦虚地：“那年办案子时间太紧，我也没顾得上回新遥庄看看，您是……”

外地女人低声：“我是……我告诉你呀毕和，你们两口子可得小心着点儿啊！”

毕和夫妇一愣，不得其解。

外地女人：“俺们那地委书记的二小子绕世界买手榴弹呢，憋着要上北京炸你们家孩子来呢！”

姚冰看了毕和一眼笑了：“不怕！现在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带着手榴弹恐怕都进不了北京城。再说我们也没孩子！”

外地女人：“没孩子就炸你们两口子呗！反正他不能便宜了你们。你寻思寻思，你把人家当那么大官的爹给弄大狱里头去了，人家里能饶了你们吗？这事搁谁身上谁也不干是吧？”

毕和听她说得有点不对劲，他看了看木讷地站在一边的孩子。

毕和：“惩治腐败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不然这个国家浑身上下就没一块好肉了。他要炸就让他炸，腐败分子毕竟是少数，他们且炸不过来呢。我想问您到底是新遥庄哪家的？”

外地女人一拍脑门：“嗨，俺是他四姨！”她说说着拽过身后的男孩：“这是马栓，马聪梅的小子！”

毕和一时想不起来：“马聪梅？”

四姨：“他妈当年给你们知青食堂做饭，他妈那年十六，整天跟着你们走村串巷地演节目的那个马……”

毕和想了起来：“噢，马半勺！你是马半勺的儿子，快过来我看看！”

姚冰拍了毕和一下，小声提醒：“别叫人外号。”

毕和兴奋地：“那时候我们到伙房打饭，见着你妈就说再饶半勺饶半勺。这么着就给你妈起个外号叫马半勺了。嘿嘿，要说你妈那可是个美人坯子，一根大辫子跟小孩胳膊那么粗，过屁股蛋儿，知青里头那几个男的没一个不贼着你妈的。怎么样？她变样了吗？”

栓子木讷地：“我不知道她啥样？”

毕和不解：“什么？你妈长啥样你不知道？”

栓子：“我娘一生下我来她就死了！”

姚冰：“死了？”

毕和不得其解歪头看着姚冰。

突然楼下传来一声叫喊：“嘿！谁家的什么东西呀这是？哪家扔的嘿！”

楼下一个清洁工从垃圾通道口里掏出一只只崭新的皮鞋。他仰头冲着楼上喊：“谁家的鞋呀？这么新的鞋还要不要啦？！”

楼上的窗户“哗啦”一下打开，探出那群跳舞的男女。

楼下清洁工用大板锨铲着一堆鞋子喊：“这鞋还都要不要了？不要我可撮走了啊！”

楼道里响起劈里啪啦的脚步声，光着脚的男男女女急匆匆地冲下楼去。

“谁这么缺德呀，把鞋都给顺垃圾通道里去了嘿！”

“逮着扇丫的！”

姚冰探头向窗外看看随手关上窗子，嘈杂声拒外，屋里一片宁静。

四姨颇显不安地：“还是北京人日子过得讲究，进门都脱鞋……”她说着就要扒脚上的两只解放鞋。

姚冰：“没关系，我们家没那么多毛病，再说也没铺地毯，不用脱鞋。”

四姨看着沉思不语的毕和，没话找话地说：“真是的，铺地毯的人家可是得脱鞋，要不两天就踩黑了……可是，你说，那人民大会堂里不也铺地毯了嘛，要是几千口子一开会都得脱了鞋进去，那得多味儿呀！”

毕和没理会她的话，他一直盯着眼泪汪汪的栓子。

毕和：“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你爸爸是谁？”

四姨接过话茬儿：“不知道，全庄的人都不知道！他妈那嘴呀死严死严的，临死的时候都没留句话，挺个十个月大肚子没吭一声。庄里那难听的话多了，都说马聪梅揣了一肚子北京臭豆腐……”

姚冰听着别扭，瞥瞥毕和。毕和一脸认真。

毕和动情：“栓子，你妈妈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你是咋长大的？”

四姨：“毕和呀你知道新遥庄里人的嘴都有毒，啥话难听他说啥。俺抓屎抓尿地拉扯栓子这么大，都说俺图栓子有个在北京当官的爸爸每年给钱……嘿，你说毕和，你们谁往俺家寄过钱？你们那拨人里头就数你当律师官大！俺找你来，俺图个啥？”

姚冰：“他四姨，律师可算不上官，只是一种职业。”

毕和：“栓子，你妈死的时候就什么也没说？”

栓子吃着姚冰端上来的水果一言不发。

四姨：“没说！就听那年庄里的民兵拿大枪押着他妈去医院想把孩子打喽，他妈在地上打着滚叫唤说，这孩子他爹可也当兵，回来要是接孩子没了可跟你们没完！”

四姨哽咽了。

姚冰：“毕和，你不是从插队那当兵走的吗？”

毕和支吾着：“啊？对，我是当兵走的，可是我只当了半年兵就又走了，我上大学去了呀！”

姚冰：“那也是当过兵不是！他四姨你把鞋穿上吧，咱们做饭吃，吃完了再接着说。”

毕和从沉思中醒来，他看看姚冰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了。

楼外传来一个姑娘的尖叫：“师傅，我的鞋还差一只呢，您再给我掏掏，偏带儿坡跟的！”

苦孩子餐厅。摆了一桌子的铝勺、铝锅、铝壶被一古脑地划拉到地上的一个大铝盆里。

浓眉大眼的餐厅领班朱杏不耐烦地：“不要不要，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当我们是百货公司呢？上次不是买了你两把笨篙了嘛！你怎么没完没了又来啦？”

她说说着端起那个大铝盆杵到一个尖嘴猴腮的中年男人——小特务的怀里。

餐厅里没人，椅子全扣在餐桌上，显然不是吃饭的时间。

小特务将铝盆重重地墩在桌上：“我不答理你啊！叫你们冯经理出来，我找她有事。”

朱杏：“我们经理上金夫人俱乐部跳舞去了，回来也得后半夜了。”

小特务从桌上掀下一把椅子：“那你先给我弄壶茶，我在这等等。”
他撅屁股就要坐下。

朱杏：“你这人咋这样呀？上次我们经理二百块钱一把买你俩笨篙了，四百块钱俩笨篙都顶我一月工资了！”

她说着一把抽走小特务屁股底下的椅子。小特务似乎早有防备，屁股悬空，屈着腿。他歪头看看横眉立目的朱杏有点胆怯。

朱杏：“嘿，你说，你要是干一个月活，不给你开钱就发你俩笨篙你乐意吗你？你这人占便宜咋没够哇？没事走吧啊！”

小特务瞪她一眼，直起身就往里走。

朱杏慌忙拦住：“嘿，你往哪里走哇？”

小特务：“我撒泡尿！”

朱杏：“厕所里有人！”

她一把没拦住他，小特务已经去拽厕所门了。朱杏急得端起那个大铝盆冲到门口一下泼到门外。

小特务：“嗨嗨，那东西不经摔嗨！磕瘪了卖不出去了。”他说着冲出门外。

朱杏趁机关上店门“咔嚓”一声锁了，将“暂不营业”的纸牌翻了过去。

她走到厕所门前拉拉门：“经理，经理！那人走了！”

门里无人应答，朱杏拉开厕所门，一个衣着入时体态丰腴的中年女人昏头昏脑地系着裤子出来。

冯大姐：“憋死我啦！哎哟，腿蹲麻筋了！哟嗨！”她瘸着腿进了里边单间。

“姚冰，接着说，你们家毕和怎么了？”冯大姐揉着腿说。

早就坐在里面喝茶的姚冰道：“也没什么，我就是问问他插队的时候都和谁好过呀？”

冯大姐：“和谁好哇？他和谁好？他就和他自己好。他那阵劲儿大了，不管多脏的活儿，脚下的一双白回力总是倍儿白。下地吧嘿，屁股兜里总掖着一本书，还得露出半截子来。有一回他一撅屁股书掉出来了，我拾起来一看，《反杜林论》。我给他书里夹了一封信，嘿，你们家毕和吓得三天没出工！”

姚冰：“你写什么啦把他吓成这样？反革命标语？”

冯大姐扼腕：“那是我情窦初开时第一次对爱情的表达。”

姚冰：“他答应你了吗？”

冯大姐：“哪儿呀，狠斗私字一闪念时，他把信给交村支部了。书记这顿找我谈话，非逼着我在群众大会上让当众把那封信给念喽，挤对得我差点没跳井去！”

姚冰笑了：“他这人怎么这样啊！”

冯大姐：“嗨，他哪样你还就真不知道？我在台上念那封信嘿，他就在台下仰着脖子听，好像没他的事，就跟不是写给他的似的！哎哟，我丢人丢大了去了！”

姚冰笑了：“他就那人，有时我和他说半天话，他就一声不吭。”

冯大姐：“他一声不吭还好呢，我念完了人家还上台批判我哪嘿！”

她学着毕和的模样：“什么花盆难养万年松，猪圈难养千里马。我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身在闹市长大，心在农村炼红。铁打江山革命娃，志在四方不想家，什么恋爱结婚，什么花前月下，啊呸！滚开吧！”

姚冰“扑哧”笑出声来：“他那时也那样啊？”

冯大姐：“样儿大了去了！当时我心说小子，你有能耐你别娶媳妇，你找一个农村的一辈子别回来呀！你学学人那谁白启娴，学邢燕子，学董加耕……”

姚冰试探着：“他那时是不是爱过别人？也许他和另外一个人好，你不知道……”

冯大姐：“他爱谁呀他……”

坐在外间独酌的诗人搭茬儿：“毕和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傻蛋，他对爱的理解只是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祖国的山和水爱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就是不会爱女人！”

姚冰一脸尴尬。

冯大姐听完姚冰的家里发生的事情后惊讶地：“他说他是马聪梅的孩子？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姚冰：“叫马栓。”

冯大姐：“马栓儿……他会是谁的孩子呢？”

姚冰：“她谁家都不去，就单单找我家去了！我心里总觉得这事奇怪……”

朱杏进来换着茶水：“冯经理，我看没人要您就把他收留了呗，先让他在厨房里帮着干活儿，过后让他给您养老，多好的事啊。”

冯大姐：“整天说话不着四六的，我有那么老吗就养老？去厨房剥蒜去！”

朱杏撇撇嘴，没敢吭气出去了。

姚冰：“冯大姐，毕和他从插队那当兵走的时候还有谁呀？”

冯大姐不假思索地：“小特务！就他和小特务两人一块当兵走的。”

姚冰：“小特务就是那谁吧？”

冯大姐：“对，就是那谁，人嫌狗不爱的那谁……叫什么来着，你看，刚还在我这管我借钱来着呢，小特务叫顺嘴大名倒叫不上来了……”外间，喝得醉眼惺忪的落魄诗人搭茬儿：“孙，孙永利！”

冯大姐：“对，孙永利！你们家毕和当的陆军，小特务孙永利当海军。我记得他还说他不会水，整天光着屁股在村边河沟子里练游泳，有一回叫给咱们知青做饭的那个村里姑娘，就是那栓子他妈，唉，叫什么来着？”

姚冰：“马聪梅！”

冯大姐：“对，叫马聪梅看见了——哎哟，她这通哭哟！哭完了把小特务脱岸边的衣服全拿跑了，憋得小特务在水里泡了一天，天黑喽才回宿舍。”

她说到这，一拍脑门：“想起来了，这事呀不是毕和就是小特务，没跑！”

毕和家。一双精巧瘦小的高跟鞋使劲地塞进四姨的肥脚丫子，后身开气儿的连衣裙箍在四姨的粗腰上怎么也拽不上拉锁了。

屋子被他们整理得焕然一新。

四姨崴着脚过来：“栓子帮俺拉上……俺咋拉不上了嘿……”

栓子没言声，过来帮她拽着裙子后背上的拉锁。

四姨站在镜子前涂着口红：“栓子，别一天到晚死鱼不开嘴，对毕和以后嘴甜着点，该叫嘛叫嘛。”

栓子：“叫嘛？”

四姨用睫毛夹卷着睫毛：“叫爹！”

栓子：“他是我爹吗？”

四姨：“是不是先叫着……”

栓子：“他要不认呢？”

四姨：“他不认，咱就走呗。”

栓子：“去哪儿？”

四姨：“走哪算哪，反正咱们在北京就接茬儿找你爹啦！”

栓子：“我爹他长啥样呀？”

四姨：“那谁说得好！”

栓子不再做声，端起一盆水拿着抹布出去了。

四姨照镜子美着：“反正毕和不太像……”

栓子在楼道里擦着锁在楼梯上的自行车。

小特务踉跄着脚步路过他身边时抚了他脑袋一把。

栓子白他一眼。

四姨翻腾着衣柜里的衣服，嘴里还唠叨着：“毕和是瓜子脸，你妈是冬瓜脸你是枣核儿脸三个人凑不成一家子。再说就你那元宝耳朵，肯定不随你妈。你妈是小耳朵……”

突然传来的敲门声把四姨吓了一跳，她没来得及脱下身上的衣服。

小特务顶着大铝锅和铝盆点头哈腰地进来。

四姨上前堵住他：“嘿嘿嘿，你找谁呀？”

小特务：“哎，姚冰，开开门嘿……”他抬头看看不伦不类打扮的四姨：“哟——找错门了，对不起您呐。嗯，不对，这不是那谁家吗……你是谁呀？”

四姨见他背着推销的铝锅铝盆，误认为是上门推销的小贩。

四姨一副主人的架式：“你甭管谁家，告诉你啊，俺们不要这东西啊，一上午卖擦桌子布的卖墩布的卖擦屁股纸的人就没断，快走吧！”

小特务对毕和家中的这位不速之客疑窦顿生。

小特务：“您是谁呀？您贵姓？……”

四姨：“甭问，姓啥也不要！你这东西俺们这不要！”

不容小特务开口，她“嘭”地将门关上了。

小特务疲惫地坐在楼道里，他看着栓子将那些自行车擦得倍儿亮。

小特务：“我说，这挣钱的道儿都叫你们外地人给想绝了啊，服务上门，擦车到家嘿，真想的出来！小子，擦一辆车人家给你多少钱？”

栓子翻他一眼：“不要钱。”

小特务：“不要钱？不要钱你把我这东西擦擦！”

他说着将那擦铝盆踹到他跟前。

栓子没理他，仍低头擦车。

小特务：“不要钱，你说的是不是？那呆会儿人家出来给钱的时候，正经的我可接着？嘿，净拣好听的说，人一不给钱，转眼你就把人家车座子拔走是不是？这你当我不知道？小子，你是哪儿的人？……”

栓子没理他，端起那盆水从他身边走过，“哗啦”一下子把擦车的那盆脏水全倒进了他的大铝盆里。

小特务：“嘿，你他妈这小子嘿……”

他起身追去。栓子进了房门。

小特务一看还是毕和家的门，心中不禁起疑。

街头。年轻的女城管人员：“我告诉你啊，你这么做可是妨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

小特务手里掂一块大砖头：“我不跟你说话！反正今儿谁动我东西我拍谁！”

周围拥满了围观的群众。

女城管人员：“你可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小特务：“吓唬猫呐？都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了谁怕谁呀？”

几个男城管人员悄悄地从他身后一下扑上，将小特务擒住连推带操地塞进了汽车后门。

小特务从车里探出头来喊：“嘿！你们动我那锅一下嘿，我可真跟你们丫急！”

城管人员将地上的锅碗瓢盆雨点般地掷进车里，将小特务砸得缩了回去。

毕和急匆匆地挤进人群，他脚下踩到一个倒扣的小碗险些滑倒。

小特务在车里看见他像见了救星：“毕和别踩呀，嗨，那边那老娘们儿把我的壶拎走了……”

围观的人群哄抢着地上的铝制品。

一个大盆飞进车门，小特务一闪，车门“嘭”地关上，将那个大盆夹瘪。

城管监督车后门夹着那个大铝盆，挤出嘈杂的人群呼啸离去。

毕和气愤地追着哄抢的人们：“把东西放下，你们这么做太不道德啦！……”他从一个老太太手里夺下那把水壶：“这是您的东西吗？您这么大岁数怎么也跟着起哄呀？！”

“叭！”毕和脑门上挨了老太太一拐棍。

国东家。“啪”一张国东妈的照片拍到桌上，郑鹿同情地看着国东。

郑鹿：“国东，你妈和一个男的坐车走了，神气着呢！”

国东吼叫：“别说了你！”

门外一片叫声，国东一把抓起桌上的照片，同学们拥进来，细高挑等三人叫叫嚷嚷。

“郑鹿，国东，学院有模特班的新装演出！”

“国东快走快走，听说有套设计特像你设计的那套！”

“下午三点开始，别磨蹭啦！”

国东：“我不去！”

国东跑进里屋“砰”地关上门。众同学全愣了，郑鹿同情地看着。

“噶！”那把铝壶重重地墩在城管局办公室桌上那一堆摔瘪的锅碗瓢盆堆上。

毕和愤怒地：“你们这算是文明执法？哪一条制度规定你们可以这样对待一个被处罚人员？哪一条制度规定你们可以这样对待被处罚物品？”

城管人员被他问愣了：“你是干吗的？”

蹲在一边的小特务：“他是我们单位领导！”

城管人员：“你不是没单位下岗了吗？”

小特务：“下岗了也不能离开组织呀？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断了奶的孩子就不认娘那不成白眼狼了！”

城管人员瞪他一眼，扭头对毕和说：“看你是他领导，下岗工人也不容易，今儿就不罚他了。你把他领回去好好教育教育，都这么大岁数了别动不动的就抄砖头。要说动胳膊腿儿你们俩加一块也不是个呀！”

毕和摆弄着那堆瘪了的铝制品：“他作为一个下岗工人要自己先垫付上这些产品的成本费，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卖完之后才能得到几块钱微薄的提成。现在由于你们野蛮执法使这些产品遭到损坏，你们打算怎么赔偿？”

城管人员：“让你走人不罚你就不错了，还赔你？新鲜！告诉你啊，根据城市管理条例这些东西属于罚没物品，交国库了！”

毕和：“好，既然属于罚没物品上交国库，那请问，你们把这些东西损坏了，算不算破坏国家财产？”

城管人员：“较劲儿？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小特务来劲了：“他是律师！这回碰上吃生米的了吧？”

“啪”一张罚款单拍到桌上。

城管人员：“你不是律师吗？那咱们就照法律办事。按城市治安管理条例罚款两百，没收无照经营的物品。”

毕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9 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我对你提出的处罚决定不服，将向你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请求复议。”

城管人员：“不愧是当律师的，还什么都知道。告诉你，你到哪儿，我这处罚都是铁定的！不嫌累你找去吧！”

毕和：“鉴于你们野蛮执法，造成街头哄抢事件，根据北京市城市治安管理条例，我还要去法院向你们单位提出起诉！告诉我，你叫什么？”

小饭馆里。小特务兴奋地：“毕和你行，真把他们丫的镇住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条例来着？”

毕和没言声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看样子他情绪挺激动。

姚冰接过话头：“行政复议法！”

小特务：“管事吗？”

姚冰：“行政复议法就是民告官的一部法律。换句话说就是管当官的法！”

小特务：“那姚冰你先把我们厂长给告喽，丫的让我下岗，他自己怎么不下呀？最孙子的是他连我们厂子副书记全给下了岗了，党支部副书记呀！你说丫反动不反动？那副书记正经跟我不错呢，他们家的空调架子、抽油烟机全是我给安的，上次他们家装修安窗帘盒缺俩滑轮，哥们儿用小孩胳膊粗的一根铜棒上车床愣给扒成筷子头那么细，愣旋出俩指甲盖那么大的……”

毕和抬起头打断他的话：“你说说你那堆东西都有多少件？价值多少？损坏了多少？被抢了多少？我向他们上级主管单位提出复议，要求赔偿，一分钱也不能差你的。”

小特务犹豫了：“毕和，我说你，真告哇？那……”

毕和：“那什么？”

小特务苦着脸：“别告了……”

毕和：“你怎么回事？”

小特务趴在他耳边嘀咕着。

毕和不耐烦地推开他：“你好好说。”

小特务看姚冰一眼：“哥们儿这东西都是从厂里顺出来的，你一告那不漏馅儿给我搁进去了嘛。”

毕和没好气地看他一眼，使劲将手中写好的材料揉成一团。扭头冲服务员喊：“小姐，我们那豆花肥肠不要了，你看着再去俩菜！”

小特务：“别价呀毕和，哥们儿正经爱吃这口嘿，别价……”

毕和拨开他的胳膊：“小特务，说点正经事。”

小特务一愣：“什么正经事？”

毕和：“我们家那个山西孩子马栓你认识不认识？”

小特务：“谁认识他呀？”

毕和：“真不认识？”

小特务：“不认识！”